

## 多姿多采的一生：對載澧兄之禮讚

蕭文強  
香港大學數學系

載澧兄陳博士離開我們了！但他活出璀璨的人生！

載澧兄多才多藝，穿梭於數學、物理、通識教育及戲劇、創意寫作之間。他的離世，各界均發文悼念，敘說其生平及成就（如一群載澧兄學生為他設立的悼念網頁

<https://www.chancoilai-stephen.net/>

及香港大學數學系設立的悼念網頁

[https://hkumath.hku.hk/web/memory/memory\\_clchan\\_main.php](https://hkumath.hku.hk/web/memory/memory_clchan_main.php)）。

其貢獻已不待多言，於此僅繫數言，集中於數學、數學教育和我與他相處的記憶。走筆至此，不免感慨當今之世，大專院校領導階層大多只顧追求學術排名與論文多寡，及其影響指數（Impact Factor）與引用索引（Citation Index）；如載澧兄這等「文藝復興期人物」，今天未必能見容於某特定學系矣！

載澧兄一九六三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，一九六四年再獲專修數學學位（B.Sc. Special Degree），後負笈加拿大，一九六八年獲英屬哥倫比亞大學（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）物理學博士，之後返母校於數學系任教三十四載。一九九五年在港大創辦通識教育計劃，並兼任通識教育總監。二零零二年應邀往香港浸會大學創辦人文素質教育計劃，並任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總監八年。除了致力數學及物理學之研究外，亦曾參與梁鑑添博士領導中學數學教科書（*Basic Mathematics*）的撰寫。一九七一年也曾擔任高級程度考試應用數學科的主考。

一九七五年八月我回到母校任教，與載澧兄在香港大學數學系共事，但其實十二年前我入讀港大理學院時，早聞其名。當時一群住宿於盧吉堂（Lugard Hall）的同學非常崇拜他們舍堂的「大仙（senior）」Stephen，視他為青年導師，言必 Stephen。Stephen 者，載澧兄的英文名字也，後來與他共事，系內大家都稱他為 CL。

「Stephen 把 Apostol 全部習題都做了一遍！」

Apostol 是指 Tom Apostol 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經典教本《數學分析 (Mathematical Analysis)》，我聽到了便企圖「偷師」，立即買了書本回來細讀。固然，我的功力差 Stephen 很遠，只能做習作中其中幾題吧，然而，似明非明地讀了全書，竟也在大學一年級數學分析課做的不差，實拜 CL 之賜。

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回到香港大學履職，甫抵埗向數學系報到，即被當時的系主任黃用誨教授著我接手教 CL 的一門課「排隊論 (Queueing Theory)」。我的本行乃抽象代數，於「排隊論」一竅不通，甚至與之極有關連的概率論 (Probability Theory) 亦沒有正式修讀過，故對此任命感到忐忑不安。全憑恩師黃教授的勸告及鼓勵，叫我多學一些自己不懂的知識以擴闊視野，並囑咐我找 CL 尋求幫忙。CL 二話不說，便贈我 Robert Cooper 在一九七二年剛出版的新書《排隊論導引 (An Introduction to Queueing Theory)》。我馬上回去把書細讀，當時也幸好得到另一位老友林建的鼎力幫助，在開學前那個月「惡補」了一番概率論；同時，我也在那一學年旁聽了 CL 授的概率課程，由此得以親炙教益，才敢於上陣！此番工夫，對我日後的科研工作大有裨益，我必須感激 CL、黃教授與林建。

認識 CL 將近六十載，也算是老友了。雖然有時我對他的行事方式不一定全部認同，但總的而言，我們談的非常合拍，尤其於教學方面，我們的想法、做法，以及對師生關係的體會都頗相近，從談天當中我也自他那兒學到不少。因此，我大膽說一句，有一件事上的看法，我跟他是很接近的。我們都曾有過年青的夢想，有志成為一流的數學家或者理論物理學家（用今天的流行術語說，就是追求卓越，要當上世界級人馬）。後來大家也明白到夢想歸夢想，能力卻有不逮。我在研究生院時已經夢醒，CL 可能比較遲一些吧。不過，我們並沒有因為夢醒了便不再努力，因為我們也明白到人生目標不僅在於獲取諾貝爾獎 (Nobel Prize) 或者菲爾茲獎 (Fields Medal)。雖然我們知道不會拿到這類獎項，也不要妄自菲薄，也應該追求自己的興趣和志向，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。譬如說，我和 CL 都有信心在教學方面作出貢獻。CL 比我強，除了傳授數學知識以外，他很關心學生的全人發展，在這方面的工作和成績，大家有目共睹。CL 多才多藝，新的念頭層出不窮。

至於 CL 在戲劇和創意寫作方面的才華與成就，那個圈子的朋友當然比我瞭解得更加透徹，輪不到我再說些什麼了。

一九九五年 CL 在港大開創了通識教育計劃，組織和舉辦了一系列並不給予學分的課程，卻吸引了眾多學子。每學期之初，報讀者眾，報名處排了長長的一條龍，蔚為奇觀。這項通識教育計劃，由 CL 主持至他二零零二年六月退休後還繼續下去。

CL 說服了我在一九九六年開設其中一門數學通識課「數學文化 (Mathematics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)」，一共五講，正規課堂下課後五時至六時半舉行，竟也來了一群聽眾，導致三年後我在數學系把五講擴展為一門選修課「數學：文化的傳承 (Mathematics: A Cultural Heritage)」，每年修訂增刪內容，倒也教了十年，退休後仍教了幾年，從中得來的樂趣與滿足感，實在要感激 CL。

CL 在港大數學系服務了三十四載，榮休前夕為本系的「數趣漫話」講座系列作了精彩的一講：「數理與創意思考」。從演講中我們知道 CL 的多才多藝，不遲於七、八歲已經有所表現！CL 榮休後，把他的無限創意，帶到香港浸會大學發揮，創立了人文素質教育計劃，繼續造福莘莘學子。

從載澧兄多姿多采的一生，本著其一貫之熱誠畢生致力的工作，我們明白到應該像他如此，愛護年青的一代，弘揚具有普世價值的文明和文化。也要活躍思想，不要盲從權威，一言以蔽之，借用載澧兄七年前送贈予我其大作的書名：「破格思考」！

載澧兄，許多你的朋友和學生都會十分懷念你，感激你！

[文章大部份於 2021 年 10 月 17 日在香港大學數學系悼念網頁 ([https://hkumath.hku.hk/web/memory/memory\\_clchan\\_main.php](https://hkumath.hku.hk/web/memory/memory_clchan_main.php))發表，並得好友黃毅英協助補上前面部分，向年青的數學教師介紹這位難得的好老師——從數學教學退休了將近二十年的陳載澧博士。]